

明

史

明史卷三百七十一

列傳二百二十三

章正宸

葉廷秀

華允誠

黃紹杰

熊汝霖

錢肅樂

徐沂

楊廷振

張宥堂

陳潛夫

陸培

章正宸字羽侯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有學行舉
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疏請帝法
周孔仁義黜管商富強則太平可坐致報聞禮部侍
郎王應熊者溫體仁私人也廷推聞臣望輕不得與
帝特命入閣輔政正宸上言應熊見擯廷推何緣特
簡今事因多擾變以刻成綜核傷察宜存渾厚奈何

復使狠傲之人與贊平明之治哉因力詆其狼籍封
靡請寢前命帝大怒下獄拷訊御史米助國金光辰
龔廷獻給事中范淑泰吳麟徵傅朝佑論救皆不聽
竟削籍歸九年冬有詔起廢召為戶科給事中正宸
因言起廢旨屢下而與臣同列名若詞臣劉必達楊
世芳等已死乞敕所司速舉帝納之藥廠災壞公私
廬舍無算正宸言火于五德為禮禮教不修火災乃
見陛下臨御初未以沽名市德疑大臣項大臣救鄭
三俊錢謙益忽為是言是一無禮也史莖下吏疏辨
抵稱時局思籍衆口又一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

輒增一番私營如吏部郎張璽芳以不謹被黜巧借城工復職非陳啟新任怨抄叅則考功之法可以金錢贖矣又一無禮也災異頻仍聖心憂憫而戶部主事李鳳鳴謂善言不可退災星亦一無禮也帝是其言時廠衛務羅織人罪而巡捕武弁從而效之正宸言京師死刑視四方獨多其處決視四方又獨速請申飭廠衛巡捕官帝令司巡捕者回奏氣勢少衰十四年累遷吏科都給事中周廷儒再相中外仰望丰采而門多雜賓正宸其門生也獨不肯附會十五年正旦朝會帝進延儒等揖之待以師傅禮正宸因言

陛下隆禮聞臣聞臣宜積誠以格君心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語皆風延儒及宣大缺總督延儒欲用宣府巡撫江禹緒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延儒指用之正宸復劾其行賄事帝不納延儒欲起江陵知縣史調元正宸止之延儒再召頗得馮銓力欲以守涿功復其冠帶正宸與金光宸力爭事遂寢尋詆兵部尚書陳新甲奸邪薦李繼貞李邦華史可法孫傳庭可代及松山師覆請先正中樞破壞之律然後正行間失陷之條新甲遂獲罪既而會推聞臣失帝意謫戍均州語詳

李日宣傳福王立召復故官疏請亟檄四鎮分渡河
淮與河北山東協力互為聲援且請縞素率師駐蹕
淮上時不能用內傳用張有譽為戶部尚書正宸以
有譽雖有望而中旨不宜出抗疏力爭有譽卒以廷
推用魏國公徐弘基等公疏薦張捷詔下部議并議
前戶部主事鄒之麟前御史張孫振劉光斗起用正
宸分別論諸人稍寬捷而力詆之麟孫振光斗馬士
英不悅擬旨詰責回奏上獲免尋以安遠侯柳祚昌
薦起用阮大鍼正宸又力爭且曰朝廷如此舉動邸
報流傳見臣姓名尚掛仕版必相顧駭愕謂負掖垣

職掌萬死何辭乞先放歸里士英輦忌正宸居言路
遂用為大理丞已見國事日非請假歸魯王監國起
吏部左侍郎不受仍署舊官事敗棄家為僧不知所
之

葉廷秀字

濮州人天啟五年進士歷知南樂衛

水獲鹿三縣入為順天府推官英國公張惟賢與民
爭田廷秀斷歸之民惟賢囑御史袁弘勛啟劾執如
初惟賢訴諸朝帝卒用廷秀奏還田於民崇禎中遷
南京戶部主事遭內外艱服闋入都未補官疏陳吏
治之弊言催科六事並供外有襍派新增外有藉加

額辦外有貼助小民破產傾家安得不為盜賊夫欲
救州縣之弊當自監司郡守始不澄其源流安能潔
乃保舉之令行已數年而稱職者希覲是連坐法不
可不嚴也帝納之俄授戶部主事又陳吏治三要請
緩催科以感天和發倉廩以全民命明大法以消亂
萌報聞帝以傅永淳為吏部尚書廷秀言永淳庸才
不當任統均甫四月永淳果敗黃道周逮下獄廷秀
抗疏救之帝怒杖百繫詔獄明年冬遣戍福建廷秀
受業劉宗周門造詣淵邃宗周門人以廷秀為首與
道周未相識冒死論救獲重罪處之恬然道周深服

其養給事中沈迅疏請召用及道周釋還給事中左懋第御史李悅心復相繼論薦執政亦稱其賢道周在途又為請帝令所司核議已而執政復薦十六年冬特旨起故官會都城陷未赴福王召為吏部主事兵部侍郎解學龍薦道周并及廷秀命以僉都御史用及還朝馬士英惡之抑授光祿少卿南都覆唐王立于福州召拜左僉都御史進兵部右侍郎事敗披緇為僧匿跡山寺後得危疾其徒問姓名取片紙書示之擲筆而逝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啟直

四川叅政允誠早有志行受易于同郡錢一本天啟
二年殿試對策極陳庵寺之害主者不敢進呈寘于
二甲乃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善書院己與攀龍先
後旋里遂受業為弟子傳其主靜之學四年春從攀
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亦乞假歸崇
禎改元起營繕主事進員外郎明年冬京師戒嚴分
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
及敘功復加俸一年久之改職方員外郎謝絕請寄
門庭肅然五年六月憤溫體仁閔洪學亂政疏陳三
大可憐四大可憂言三四年來天子焦勞于上群工

執掌示下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
才蕩盡根本受傷夫以天子聖德加之勵精何難坐
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
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持籌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
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寔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
心為諸臣闕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趨事赴功止
此精氣今但以窺矚微旨為盡心指摘細瑕為快意
大僚驚魂于回奏諫臣奔命于守科直指風裁徒較
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止歸簿牒
之煩吏治民生盡成鈎較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

為小夫趨承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府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齟議論滋擾遂使侂勳侂撫等于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礪以興邦啟聖之歲時為即聾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悞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建甚至一事偶誤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使輕猾者不以捍綱為懼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為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

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則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人人相戒喑嘿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亘渚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為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占風氣而鮮特立之概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鮮與抗衡群事阿諂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為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甚貪競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職實兼今之閹部權太重而易以為奸國家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吏部而閹臣

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以同邑為朋比，惟異己之驅除，聞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閭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為常。統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而且遍布私人，脉暗通乎南北，封疆重寄，憂獨遺于君王，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于此矣；怒諸臣之擅擅，莫專于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于此矣；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陛下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亘神至聖之

資為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為奸邪所牽勿
過于嚴致士氣人心日趨頑懦勿偏為任致名流善
類永錮清時使臣言得行即治臣以出位僭越之罪
臣有餘榮矣疏奏朝士共危之允誠亦屬家人以身
後事帝疑其受指他人責令回奏允誠乃列上洪學
徇私數事言山東巡撫徐從治南京刑部尚書沈演
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皆洪學鄉人其錦衣世廕乃
雲南冒功所得并宜追奪且曰體仁生乎終臂塗顏
廉隅掃地陛下排衆議用之意其悻直寡諧或可倚
伏豈知一厠揆路薰灼頽張又有如洪學者為羽翼

必欲收盡天下之私人戕盡天下之善類兩年來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忠孝自盟豈肯受人指使帝褒體仁純忠亮節而摘其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表裏朋比朝端共知年來政尚綜覈凡外廷一事之悞一言之訛政府無不抉摘小者引罪大者奪官乃兩月以來何獨洪學事事盡善一無可抉摘乎洪學之言曰每遇缺員必干請不至者方登啟事也體仁之言曰門生不令推舉也乃溫育仁銅臭小人文義不識部考之卷滿堂掩口而哀然首拔鄧英論沈演而謫誰不知體仁私意而其劾羅

喻義止以左右非人一語為所深恨遂遭斥逐此非
事之彰明較著者乎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
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事母色
養備至母年八十三而終哀毀骨立服既闋未及赴
京而京城陷福王立起驗封員外郎涖官十餘日見
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麒等悉去位即引疾歸允誠踐
履篤實晚年涵養益粹不以功名利祿動其心周延
儒之再召也遣人以京卿啗之拒不應及赴南都馬
士英亦先詣卒不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肯薙髮
與從孫尚濂同被執至南京伏法

黃紹杰萬安人天啟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元年考選給事中方需次劾南京御史李時馨徐復陽諂附逆奄罷之補授兵科薊遼總督曹文衡與監視中官鄧希詔相訐紹杰上言文衡烈士受內臣指摘何顏立三軍上宜亟更希詔亦不宜留同官李春旺亦言之帝怒切責二人文衡乃自陳六罪乞罷帝不許而心頗不悅無何文衡以勞疾乞歸遂奪職閑住紹杰居久之累遷刑科左給事中七年五月久旱求言紹杰上疏曰漢世每逢災異策免三公而宰執亦引罪求罷近因久旱陛下修明政治大納讜言可謂應

天以寶矣而雨澤猶未降者蓋天有所甚怒而不解也去歲周延儒罷特召舊輔何如寵為首中外以為君子道長轉否為泰之時乃如寵徘徊道路不至者蓋君子小人不能並立有所疑畏而不肯前耳次輔溫體仁秉政數載上千天和無歲不旱曠無日不風霾無人不愁怨無地不災異無處不盜賊辟如庸醫已致人垂盡而猶不釋手將遂聽其俱盡乎且體仁秉政既久窺矚自工中外諸臣悉承其喜怒一人當用則曰此與體仁不合者也一事當行則曰此體仁所不樂聞者也覆一疏則曰懼體仁之意別有所屬

也建一議則曰恐犯體仁忌諱櫻其兇鋒也凡此皆
召變之尤輿情所共讐者而言出禍隨誰敢為陛下
正告之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矣願陛下三復斯言罷體仁以回天意
若體仁罷而甘霖不降即殺臣以正欺君之罪當是
時帝方厚眷體仁貶紹杰一秩體仁猶力辨且訐其
別有指授紹杰乃上言近廷臣言事即指及乘輿猶
荷優容獨一字涉體仁必遭貶黜毋論往日即自冬
徂春嘗兇鋒者幾人矣誰不愛功名而猥聽人指授
耶因列其亂政實蹟一不肖設立總督因庇兵部侍

郎彭汝楠致失機宜一用貪穢私人胡鍾麟為職方
郎中遂黜李繼貞一囑尚書閔洪學起用人唐世濟
為南京總憲一錮正人瞿式耜等一庇姻婭沈棻以
負罪道臣驟擢宣府巡撫致私欺辱國輕擬充軍一
庇主考丁進磨勘俱從寬典且曰臣所仰祝聖明洞
燭體仁奸欺者其說不過兩端下惟朋黨一語可以
箝言官之口挑善類之禍上惟票擬一語可以激聖
明之怒蓋憤悞之愆試觀今日災異盜賊誰執其咎
將焉用彼相哉帝以挾私求勝切責之體仁再辨復
以朋黨為言紹杰既奉旨降調復言體仁受銅商王

誠金其長子儼受巡撫蔡及兩淮巡鹽高欽順等金皆萬餘體仁又用門客王治每事居間酬以青浦主簿東南之利皆由治轉輸體仁私居兩被盜失黃金寶玉無算度不敢言帝仍切責遂調為上林苑署丞遷行人司副八年賊犯皇陵紹杰憤復劾體仁悞國召寇帝怒再譴應天府簡軼累遷南京吏部郎中卒福王時復故官

熊汝霖字兩殷餘姚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同安知縣擢戶科給事中疏陳用將之失言自偏裨至副將歷任有功方可授節鉞此選將法也今足未履行陣幕

府已上首功胥吏提虎旅統袴子握兵符何由奮敵
愾若大將之選宜召副將有功者時賜面對擇才者
用之廷臣推擇有悞宜用文吏保舉連坐法帝納其
言已論天下諸督撫得失下所司核議尋言楊嗣昌
未罪羅象昇未褒殊挫忠義氣至為嗣昌畫練餉之
策驅中原萬姓為盜者原任給事中沈迅為嗣昌運
籌以三千人駐襄陽城破輒走者監紀主事余爵為
嗣昌援引遭襄藩之陷重賂陳新甲嫁禍卽撫袁繼
成者今解任候代之宋一鶴皆悞國宜罪京師戒嚴
汝霖分守東直門嘗召對言將不任戰敵南北往返

謹隨其後如厮隸之于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何
名為將何名為督師帝深然之已言有司察處者不
得濫舉邊才監司察處者不得遽躡巡撫庶封疆重
任不為匪人借途又言自戒嚴以來臣疏凡二十上
援勦機宜百不行一而所揣敵情不幸言中矣比者
外縣難民紛紛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敵霸州之破
敵不多殺掠官軍繼之始無子遺朝廷歲費數百萬
金錢以養兵豈欲毒我赤子帝惡其中有飲泣地下
語請為福建按察司照磨福王立召還上疏言臣自
丹陽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

言四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不為臣意四鎮必毅
然北征一雪此恥今戀戀淮揚何也况一鎮之餉多
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做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
以北開屯設府曾與突之內遽以籬籬視之頃之言
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可必
宜日討究兵餉戰守乃端在恩怨異同勲臣方鎮舌
鋒筆鐔是逞近且以匿名帖逐舊臣以疎遠宗人劾
宰輔中外紛紛謂將復廠衛夫廠衛樹威牟利小民
雞犬無寧日先帝止此一節未免府怨前事不遠後
事之師且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

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勛臣而京營銳卒徒為寇藉先帝倚任內臣而開門延敵衆口喧傳先帝不次擢用大臣而邊才督撫誰為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廷知前日之所以失即知今日之所以得及今不為將待何時疏奏停俸尋補吏科右給事中初馬士英薦阮大鍼汝霖爭不可及大鍼起佐兵部汝霖又言大鍼以知兵用當置有用地不宜處中朝不聽踰月以奉使陛辭言朝端議論日新官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晉詹尹蹊徑叠出詬詆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為

黨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為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
官置國郵于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
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日稅駕何地耶不
報未幾南京破士英竄杭州汝霖責其棄主士英無
以荅杭州亦破與孫嘉績同起兵魯王監國擢右僉
都御史督師防江戰屢敗入海寧募兵萬人浙西郡
縣響應進兵部右侍郎唐王立閩中遣劉中藻頒詔
汝霖出檄嚴拒之

順治三年魯王監國進兵部尚書從王泛海明年以
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又明年春鄭彩憾汝霖遣兵潛

害之并其幼子投海中

錢肅樂字希聲鄞縣人臨江知府若廣孫寧國知府
敬忠兄子也崇禎十年成進士授太倉知州豪家奴
與黠吏為奸而兇徒結黨殺人焚其屍肅樂痛懲皆
斂手又以朱白榜列善惡人名械白榜者階下予大
杖久之杖者日少嘗攝崑山崇明事兩縣民皆立碑
頌德尚書王在晉子焚殺其僕肅樂捕之在晉跪門
外卒出其子對簿遷刑部員外郎尋丁內外艱
順治二年大兵取杭州屬郡多迎降閏六月寧波鄉
官議納欵肅樂獨不可力言當舉兵拒諸生華夏董

志寧等遮拜肅樂大呼倡首士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行事郡中監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治府事乙齋圖籍迎降聞兵起叩首請罪肅樂索取倉庫籍繕完守具會總兵王之仁既納款而悔入城與肅樂締盟共守肅樂聞魯王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會紹興餘姚亦舉兵王乃赴紹興行監國事召肅樂為右僉都御史畫錢塘而守尋進右副都御史當是時之仁及大將方國安並加封爵其兵食寧波紹興台州賦而肅樂兵資富室助餉不能繼恒缺食已加兵部右侍郎明年五月軍食盡悉散去魯王

航海肅樂亦走舟山唐王召之甫入境王已沒遂退
隱海壇山採山薯為食明年魯王次長垣召為兵部
尚書薦用劉沂春吳鐘巒等明年拜肅樂東閣大學
士唐王雖沒而其將徐登華為守福寧魯王遣大學
士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疑未決曰海上豈有天子
舟中豈有國公肅樂致書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
帝並在海上張樂並在舟中乎登華遂降鄭彩嵩柄
連殺熊汝霖鄭遵謙肅樂不平故有咯血疾憂憤增
劇六月卒于舟故相葉向高曾孫進晟憫其忠葬之
福清黃蘗山中藻福安人由進士官行人賊陷京師

雍髮被擄掠賊敗南還事唐王魯王為魯王攻降福
寧守之移駐福安

大兵破城冠帶坐堂上為文自祭吞金屑死遵謙會
稽人為諸生亡賴其妻殺人推官陳子龍論遵謙死
用許都言免之後都作亂遵謙將往從父扃其室而
止久之潞王以杭州降

大清遵謙殺紹興知府張慄會稽知縣彭萬里倡衆
起兵事魯王至封侯崎嶇浙閩間從王航海與汝霖
並為彩害

徐沂字九一長洲人生未暮而孤稍長砥行有時名

天啟五年魏大中被逮過蘇州沂貸金資其行後周順昌被逮緹騎橫索錢沂與楊廷樞斂財經理之崇禎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中允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貶官同官倪元璐請以己代謫帝不允沂上疏力頌道周元璐賢因自請罷黜忤旨詰責沂復上疏曰人情溺于榮利聞元璐換職之說必共指為狂愚及聞臣請斥之疏必且嫉其沽激不知推賢讓能蓋臣所務難進易退儒者之風聞者陛下委任之意希注外廷防察之權輒逮關寺默窺聖意疑貳漸萌萬一士風日賤宸嚮日移明盛之時為憂方大臣是

以力舉孤忠願同幽黜斷不敢以不棄之言自取誅
隕惟聖明裁察帝不聽沂尋乞假歸久之還朝累遷
右庶子充日講官十四年奉使益王府便道旋里周
延儒再柄國數招沂沂不應久之北上抵鎮江聞京
師陷一慟幾絕沂雅好交游畜聲伎至是悉屏去獨
居一室中福王立于南京召為少詹事沂以國破君
亡臣子不當叨位具疏固辭且痛宗社之喪由朋黨
相傾移書當事勸以力破異同之見既就職陳時政
七事曰辨人才課職業敦寅恭勵廉恥核名實納忠
讜破情而復惓惓以化恩仇去偏黨為言己而馬士

英阮大鍼亂政冬十月安遠侯柳祚昌疏攻沂謂朝服謁潞王于京口有異志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諸奸張采華允誠楊廷樞顧杲狼狽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公然為討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為何語乞置沂于理并除廷樞杲名立行提訊其餘徒黨容臣次第糾彈疏出善類咸懼士英不欲興大獄乃寢其奏沂亦移疾歸及南京失守蘇州亦既下沂慨然太息作書戒二子肅衣冠北向稽首投虎丘新塘橋下死時方閏六月閏三日顏色如生郡人赴哭者數千人長子枋字昭法舉崇禎十五年鄉試隱

居著書有高行廷樞字維斗與沂幼相善有文名崇禎三年舉鄉試第一

大兵下蘇州攜一女避亂山中追兵至女前請曰父盍死少緩則求死不得矣遂踊身入水死廷樞色不變立書數紙處分身後事付友人包捷亦躍水中死而沂死半塘時有一人儒冠藍衫躍虎丘劍池中土人憐而葬之卒不知何人也

張宥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天啟五年進士授涪縣知縣弭盜安民大著聲績崇禎七年擢御史明年春賊陷鳳陽條上減賊五事曰嚴責戍扼地勢備敵愾

籌先機議撫綏計慮周悉時不能盡用俄以皇陵震
驚疏責輔臣不宜作秦越之視時給事中范淑泰劾
大學士王應熊納四川巡撫王維章賄帝不問官堂
言淑泰糾應熊行同盜跖而應熊之辨不啻操同曾
史是非燼亂祈至尊廷鞠無留疑案滋朝端聚訟應
熊憤抵言諸臣不過欲逐臣及維章俾同黨盡據中
外要地帝亦不問出按福建數以平寇功受賚還朝
言監司營競紛紜意所欲就則保留久任意所欲避
則易地借才今歲燕秦明歲閩粵道路往返動徑數
千程限稽遲多踰數月加一番更移輒加一番擾害

今郡守非三年不遷縣令非四年不召何獨于監司而忽之帝是其言十二年十月楊嗣昌出督師肯堂奏言從古戡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剪除未有專任撫者今諸臣以撫自愚一悞再悞至於三四熊文燦已矣輔臣膺新命而出賊必仍用故伎佯搖尾乞憐而失事諸臣冀掩從前敗局必多方獎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令崇務勦除有進招撫說者立寘重典况殲渠散黨明旨昭然欲取渠魁數十萬衆中豈能兵不血刃使自授其首哉三面宏開俟張獻忠俘馘後可也帝以偏執臆見責之十四年四月言流寇

墮城破邑屢陷名藩中原形勝地往來縱橫如入無
人之境此督師嗣昌受事前所未有目前大計先在
釋嗣昌之權觀其逡巡二年喪師造盡小醜視之蔑
如矣上慮譴訶之及則欺飾日深外憤威望之釋則
乖張日甚寧止無功抑且生變嗣昌一日未撤封疆
禍一日未已也疏奏帝不悅而是時嗣昌已死矣十
二月復言今討賊不可謂無人巡撫之外更有撫治
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令各辦一股賊位號雖殊事權
無別楚自報捷豫自報敗甚至南陽失守禍中親藩
督師職掌安在試問今為督師者將居中而運以發

縱指示為功乎抑分賦而辦以焦頭爛額為事乎今為秦保二督者將兼顧提封相為犄角之勢乎抑遇賊追勦若提出境之師乎今為撫者將一稟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勢之急戰守可以擇利乎凡此宵旰一切置不問中樞冥冥而決諸臣贖贖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疆事已不可問矣帝納其言下所司詳議宵堂所條奏切中事情大率類此十五年請召還建言謹誦諸臣詞旨懇切帝下所司吏部尚書李日宣都御史王道直等核上四十三人帝取諸臣去

國原疏呂輔臣面裁議乃復給事中陰潤李清劉昌
御史周一敬官餘不用宥堂旋擢大理寺丞頃之以
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福王立遣兵入衛南京破總
兵鄭鴻逵擁唐王聿鍵入閩與其兄南安伯芝龍及
宥堂勸進遂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曾櫻至言官請
令櫻掌吏部乃易宥堂掌都察院宥堂請出募舟師
由海道抵江南倡義旅而王由仙霞趨浙東與相擊
援乃加少保給教印便宜從事擢文選郎中朱永佑
為吏部右侍郎福州推官徐孚遠為兵科給事中從
行二人皆宥堂里人也芝龍懷異心陰阻之不成行

順治三年王敗死宵堂飄泊海外六年至舟山魯王
用為東閣大學士八年

大兵乘天霧集螺頭門張名振奉王奪舟而南屬宵
堂城守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十餘日城破宵
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從
容賦詩自經永佑字爰啟崇禎七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改吏部罷歸事唐王後與宵堂至舟山城破被執
不肯難髮願為僧乃被戮

陳潛夫字元倩錢塘人家貧落魄好大言以駭俗崇
禎九年舉于鄉益廣交游為豪舉好臧否人里中人

惡之友人陸培兄弟為文逐潛夫。潛夫乃避居華亭。十六年冬，授開封推官。大河南五郡盡為賊據，開封被河灌，城虛無人。長吏皆寄居封丘，有勸潛夫勿往者，不聽。馳之封丘，會叛將陳永福率賊兵出山西。其子德為巡撫秦所式，部將縛巡按御史蘇京去。潛夫募民五千請于所式及總兵卜從善，許定國令其勦皆不肯行。潛夫乃以十七年正月奉周王渡河居杞縣。檄召旁近長吏，設高皇帝位，歃血誓固守。賊所設偽巡撫梁啟隆居開封，故歸德推官桑開第降賊，為督賦。他偽官散布郡邑間甚衆，而開封東西諸土寨。

剽劫公行相攻殺無已。潛夫轉側祀陳留間朝夕不自保。聞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而好義，屢殺賊有功。躬往說之。五月五日方誓師而都城失守，報至乃慟哭。令其下縞素。洪起兵萬號五萬，潛夫兵三千。俘祀偽官梁放。隆聞風遁去。遂渡河而北，大破賊將陳德于柳園。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而南陽賊乘間犯西平。洪起引還。潛夫亦隨而南。福王立於南京，潛夫傳露布至朝中，大喜。即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豪傑結寨自固者，引頸待官軍，誠分命藩鎮。

以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則衆心競奮爭為我用
更頒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自守而我督撫將
帥屯銳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為食急則披甲
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一路
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誠稍給糗糧容臣
自將臣當荷戈前驅諸藩鎮為後勁河南五郡可盡
復五郡既復畫河為固南連荆楚西控秦閩北臨趙
衛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
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並為虛設若不思
外拒端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衆致之他人臣恐江

淮亦未可保也。馬士英當國，佯應之，而陰絀其言。當是時，開封、汝寧間列寨百數，洪起最大，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最大，諸帥中獨洪起欲劾忠潛。夫請予掛印為將軍，士應不聽，而用其姻婭。越其傑，巡撫河南。潛夫自九月入覲，便道省親。甫五日，即馳赴河上，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其傑老憊，不知兵。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山東軍務止，提空名不能馭諸將。其冬，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旌旂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傑。其傑覲

其賄故為尊嚴厲辭詰責詆為賊三傑泣而出萌異
心潛夫過諸寨皆鏡吹迎送其傑間過之諸寨皆閉
門不出其傑恚日夜譖潛夫於士英士英怒冬盡召
潛夫還以凌駟代潛夫亦遭外艱歸明年三月給事
中林有本疏劾御史彭遇颺并及潛夫士英以遇颺
已私人置不問獨令議潛夫罪先是有童氏者自言
福王繼妃廣昌伯劉良佐具禮送之潛夫至壽州見
車馬驕從傳呼皇后来亦稱臣朝謁及童氏入都王
以為假冒下之獄遂責潛夫私謁妖婦逮下法司治
之未幾南都不守潛夫得脫歸聞魯王監國紹興渡

江往謁命復故官加太僕少卿監軍乃自募三百人
列營江上尋進大理少卿兼御史如故

順治三年五月晦江上師盡潰潛夫走至山陰化龍
橋作絕命詞偕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年三十七始
為文逐潛夫者陸培舉進士為行人奉使事竣歸省
南都既覆謀結壯士保鄉土俄聞潞王降索酒飲將
自裁其妻晝夜守培乃給妻他往拒戶自經妻死子
破壁救之魁培大恨賦絕命詩二章上書其母以繩
授二僕曰我為烈士若輩宜相成坐方牀從容就縊
死年二十九培字鯤庭少負俊才有文名行誼修謹

客華亭嘗却奔女于室

論曰明季輔臣北則溫周南則馬阮誤國之罪固百
喙難辭矣然其時國勢瀕危士風亦太惡黨同伐異
賢者不免以至奄奄一息闕闕日加窮島孤舟覆轍
莫改肝衡當世豈得盡歸咎於小人哉

明史卷三百七十二

列傳二百二十三

何騰蛟

陳象明傳作霖

瞿式耜

張同燁

燁堵循錫

章 曠

嚴起恆

朱天麟

王錫衮

陳子壯

張家玉

陳邦彥

蘇觀生

呂大器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啓元年舉于鄉崇禎中授南陽知縣地四達賊出沒其間數被挫去已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樂山斬首四百餘級又討平土寇益知名遷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出為懷來兵備僉事調口北道才諳精敏所以凡稱遭毋憂巡撫劉

永祚荐其賢乞奪情任事騰蛟不可固辭歸服除起淮
徐兵備僉事討平土寇部內晏然十六年冬起拜右僉
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撫湖廣時湖北地盡失止存武昌
屯左良王大軍軍橫甚騰蛟與良王交歡得相安明年
春遣將惠登相毛憲文復德安隨州五月福王登極詔
至良王駐漢陽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騰蛟曰社稷
安危繫此一舉倘不奉詔吾以死殉之抵良王所而良
王已聽正紀虛鼎言開讀如禮正紀者良王所置以名
也騰蛟曉星象初入楚語人曰賊已入晉燕分度前星
彗位帝星照南兩月而言驗八月福王命加騰蛟兵部

右侍郎兼撫湖南代李乾德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召總督楊鶻還明年三月南京有北來太子事中外以為真獨朝臣曰偽騰蛟力言不可殺典當國者大忤無何良玉舉兵犯關邀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民爭匿其署中騰蛟坐大門縱之入良玉破垣舉火避難者悉焚死騰蛟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為良玉部將擁去良玉欲與同舟不從乃置之別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乘間躍入江水四人懼誅亦赴水騰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閔壯繆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

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訃騰蛟忠誠得神佑益
歸心焉騰蛟乃從寧州轉瀏陽抵長沙集諸屬吏堵
循錫傳上瑞嚴起恒章曠周大啓吳錫晉等痛哭盟
誓分士馬舟艦糗糧各任其一令循錫攝湖北巡撫
上瑞攝湖南巡撫曠為總督監軍大啓提督學政起
恒故衡永道即督二郡軍食晉錫以長沙推官攝柳
桂道事即遣曠調副將黃朝宣張先璧劉承引兵朝
宣自燕子窩先壁自淑浦承引自武岡先後至六勢
稍振而是時良玉已亡

順治二年五月大兵下南都唐王自立于福州王居

南陽時素知騰蛟賢委任蓋至季自成斃于九宮山
其將劉體仁郝搖旗等以衆無主議歸騰蛟率四五
萬人驟入湘陰距長沙百餘里城中人不知其來歸
也懼甚朝宣即引兵還燕子窩上瑞請騰蛟出避騰
蛟曰死于左死于賊一也何避為長沙知府周二南
請往偵之以千人獲行賊謂其迎敵也射殺之從行
者盡死城中並懼士女悉竄騰蛟與曠謀遣都將萬
大鵬等二人往撫賊見止三騎進入演武場飲之酒
二人不支一言與痛飲飲畢賊問來意荅言督師以
湘陰褊小不足容大軍請即移營長沙因致騰蛟手書

召之曰公等歸朝誓永保塞方搖旗等大喜興大鵬
至長沙騰蛟閉誠撫慰宴飲盡歡犒從官牛酒命先
壁以卒三萬馳射旂旂蔽天搖旗等大悅招其黨袁
宗茅簡養成王進才等有勇骨來歸驟增兵十餘萬
聲威大震未幾自成將李錦高必正擁衆數十萬逼
常德騰蛟令傅錫撫降之置之荊州錦自成從子後
賜名赤心必正則自成妻高氏弟也高氏語錦曰汝
願為無賴賊抑願為大將耶錦曰何謂也曰為賊無
論既以身許國當受民愛主將節制有死無二吾所
願也錦曰諾騰蛟慮錦跋扈他日過其營請見高氏

再拜執禮恭高代悅或其子毋忘何公錦自是無異
志自成亂天下二十年隋帝都廢廟社其衆數十萬
悉歸騰蛟一時說異事而騰蛟上疏但言元兇已除
稍淺神人憤宜告謝郊廟卒不言己功唐王大喜立
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而疑
自成死未實騰蛟言自成定死身首已糜爛不敢后
功因固辭封爵不允今規取江西及南都當是時降
卒既衆騰蛟欲以舊軍泰之乃題授朝宣先壁為總
兵官與承引赤心郝永忠宗第進才及董英馬進忠
馮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禹強開鎮湖南北時所謂

十三鎮者也永忠即搖旗英騰蛟中軍志建則故巡
按劉熙祚中軍餘皆良玉舊將也騰蛟銳意東下拜
表出師三年正月與監軍御史李膺品先赴湘陰期
大會岳州先壁逗遛諸營亦觀望獨赤心自湖北至
為

大兵所敗而還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由此損時諸
將皆驕且貪殘朝寔尤甚劫人而剝其皮永忠效之
殺民無虛日騰蛟不能制故總督楊瑪者剋餉失軍
心至是復黃緣為偏沅總督騰蛟以為言乃召瑪還
王數議出關為鄭氏所阻騰蛟屢請幸賴協力取江

西王遣使徵兵騰蛟即發朱忠精騎五千往而未忠不肯前行五月始抵郴州日鈔掠而已會

大兵破汀州贛州亦失騰蛟聞唐王死大慟屬兵保境如平時已聞永明王立乃稍自安王尋以騰蛟為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王進才故守蓋陽聞大兵漸逼還長沙四年春進才陽言乏餉大掠并及湘陰適

大兵至長沙進才走湖北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長沙湘陰並失盧鴻時守衡州而先壁兵突至大掠鴻不能抗走永州先壁遂挾騰蛟走祁陽又問道走

辰州騰蛟脫還走永州甯至常部將擬大掠陽走進
州騰蛟與侍郎歲起恒走白牙市

大兵遂下衡永初騰蛟建十三鎮以衡長沙至是皆
自為盜賊

大兵入衡州守將黃朝宣降數其罪夫解之遠近大
快

大清以一知府守永州副將周金湯知城內虛夜鼓
譟而登知府出走金湯遂入永州六月騰蛟在白牙
王密遣中使告以劉承引罪令入武岡除之騰蛟乃
走謁王玉及太后皆召見承引由小校以騰蛟薦至

大將稱門生已漸倍騰蛟在長沙徵其兵承引大怒
言先調朝宣先壁軍皆章贖行今乃折箠使我遂馳
至黎平執騰蛟子索餉數萬子走訴騰蛟騰蛟遣贖
行承引乃以衆至騰蛟為請于王得封定蠻伯且與
為姻承引益驕至是壽安國公勛上柱國賜尚方劍
蓋坐大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請用為戶部尚書
尚領餉務王不許王召騰蛟圖承引騰蛟固無如承
引何也騰蛟無兵命以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
練之及辭朝賜銀幣命廷臣郊餞承引伏于騎襲騰
蛟印選卒力戰盡殲之騰蛟乃還駐白牙八月

大兵破武岡承引降王走靖州又走郴州時常德寶慶已失永亦再失王將返桂林而城中止焦璉軍騰蛟率印選一青入為助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擁眾萬餘至與璉兵欲開會宜章伯盧昂兵亦至騰蛟為調劑桂林以安乃遣璉永忠昂印選一青分托興安靈川永安義寧諸州縣十一月

大兵逼全州騰蛟督五將合擊頗得利五年正月王居桂林加騰蛟太師進爵為侯子孫世襲二月

大兵破全州至興安永忠兵大潰奔桂林逼王西縱兵大掠騰蛟自永福至

大兵知桂林有變直抵北門騰蛟督璉一青等分三門出擊

大兵不利還全州會金犛桓李成棟叛

大清以兵附

大兵在湖南者姑退騰蛟遂取全州復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還攻永州圍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十一月朔克之未幾監軍御史余鯤起職方主事李甲春取賓虞諸將亦取衡州馬進忠取常德所失地多復騰蛟議進兵長沙會督師堵楷錫惠進忠招忠貞營李赤心軍自夔州

軍令進忠謀常德與之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
廬舍走武岡竄慶守將王進才亦棄城走他守將皆
潰赤心等所至皆空城旋棄去東趨長沙騰蛟時駐
衡州大駭六年正月檄進忠由益陽出長沙期諸將
畢會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衛部下卒六千人懼
忠貞營掩襲不獲行止携吏卒三十人往將至聞其
軍已東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
騰蛟乃入居之

大兵知騰蛟入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
將也率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擁之去

絕食七日乃殺之永明王報朝哀臨賜祭者九贈中
湘王謚文烈官其子文瑞舍都御史陳象明字麗南
東莞人崇禎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權稅淮安以清
操聞累遷饒州知府忤巡按御史被劾謫兩浙鹽運
副使累遷湖南副使唐王時總督何騰蛟令徵餉廣
西會永明王立廣東地盡失象明檄調土兵與陳邦
傳連營東至梧州榕樹潭遇

大兵戰敗不屈死贈太僕寺卿廣東之失也龍門破
里人廖翰標以二幼子託從父從容自縊死番禺破
里人梁萬壽曰此志士盡節之秋也赴水死翰標天

唐中舉人官江西新城知縣廉惠民為建祠為壽宇
天若唐王時舉人傳作霖武陵人由鄉舉仕唐王大
學士蘓觀生奏為職方主事監紀其軍觀生沒依何
騰蛟長沙改監軍御史永明王在全州起拜兵部左
侍郎掌部事尋進尚書從至武岡時劉承引擅政作
霖與相善故驟得美遷及

大軍逼武岡承引議迎降作霖勃然責之曰汝迎駕
至此扶主作威當責已極一旦有警束手無策致主
上蒙塵罪已不容于死且擁兵數萬糜餉十年不謀
戢守遠議迎降誠狗彘不若也承引不顧已遣使納

款及

火兵入城作霖冠帶坐官上偏沅巡撫傅上瑞已降
與承引力勸作霖降作霖唾其面罵不已遂被殺妻
鄭有珠色被執驅之過橋躍入水中死有周震者官
中書舍人居全州慷慨尚氣節憤承引悖逆為檄討
之武岡失全州危震邀文武將吏盟于神龕死拒守
條城守事宜上之蜀守翟式躬式躬即題為御史監
全州軍無何郝永志盧禹自全州撤兵還桂林守全
諸將議奉城降震力爭不可衆怒曳出斬之全州遂
失又有蕭贖者武勇諸生為承引坐營泰將何騰蛟

題為樞密官帶黎平恭將事及承引降令降將陳友龍招曠曠大罵牙罵承引已而城破曠死之友龍遂盡劫騰蛟眷屬以去當時武臣死事者曠一人而已翟式邦字起曰常熟人禮部侍郎景淳孫湖廣恭議汝說子也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吉安永豐知縣有惠政天啓元年調江陵永豐民乞留命再任以憂歸崇禎元年擢戶科給事中疏言李國楷宜留內閣王永光宜與餘曹予卹徐東憲鄭三俊畢懋良宜總版曹李邦彥宜主戎政帝多採其言俄陳朝政不平為王之宋請恤孫慎行訟寃速楊錫王化貞之誅白

楊健左先斗結毒之謗追論故相魏廣徵顧秉謙馮
銓黃立極之罪因言奪情建祠之朱童蒙不可寬積
愆久廢之湯賓尹不可用帝亦納之又極論米宗道
楊景辰附逆不可居政府二人旋罷去御史袁弘勛
劾大學士劉鴻訓逆黨徐大化實主之川貴總督張
鶴鳴先已被廢其復用由魏忠賢式邦並疏論已頌
楊廷魏大中周順昌為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三人遂
賜謚未幾陳時務七事言起廢不可不覈陞遷不可
不漸會推不可不慎謚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
附瑞者宜區分又極論館選奔競之弊請臨軒親試

木言古有左右史記天子言動今召對時劾宜令史
官入侍紀錄昭示朝野事多議行時將定逆案請盡
發紅本定其情罪輕重又言宣府巡撫徐良彥不附
逆奄為崔呈秀誣劾遣戍亟當登用良彥遂獲起式
躬矯矯立名所建白多當帝意然搏擊權豪大臣多
畏其口十月詔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以全官
周延儒方言事蒙眷慮並推則已結謀沮之式躬謙
益門人也言于當事者擯延儒弗推而列謙益等二
溫體仁遂發難延儒助之謙益奪官閒住式躬坐貶
謫式躬嘗頌責宰參政胡平表殺賊功請優擢其後

平表為貴州布政使坐不謹罷式躬再敗二秩遂廢
于家久之常熟奸民張漢儒希體仁指訐謙益式躬
貪肆不法體仁主之下法司逮治巡撫張國維巡按
路振飛交章白其寃不聽比兩人就獄則體仁已去
位獄少解謙益坐削籍式躬贖徒言官疏荐不納十
七年福王立于南京八月起式躬應天府丞已擢右
僉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撫廣西明年夏甫抵梧州聞
南京破靖江王亨嘉謀僭號召式躬拒不往而檄思
恩叅將陳邦傳助防止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至梧
劫式躬幽之桂林遣人取其勅印初式躬議立桂端

王子安仁王及唐王監國式韜以為倫序不當立不奉表勸進至是為亨嘉所繼乃遣使賀王因乞援王喜而亨嘉為丁魁楚所攻勢窘乃釋式韜式韜與中軍官焦璉召邦傳共執亨嘉亂遂定唐王擢式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以晏日曙來代式韜不入朝退居廣東

順治三年九月

大兵破汀州式韜與魁楚等議定永明王乃迎王楮州以十月十日監國榮慶進式韜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吏部事未幾贛州敗報至司禮王坤迫

王赴梧州式耜力爭不得十一月朔蘇觀生立唐王
聿鏐于廣州式耜乃與魁楚等定議迎王還肇慶以
十八日稱尊號改明年為永曆遣總督林佳茂禦觀
生兵敗沒式耜視師峽口十二月望

大兵破廣州王坤趨王西走式耜趨赴王王已越梧
而西四年正月

大兵破肇慶逼梧州巡撫曹暉迎降王欲走依何騰蛟
于湖廣丁魁楚呂大器王化澄皆棄王去止式耜及
吳炳吳貞毓等從乃由平樂抵桂林二月

大兵襲平樂分兵趨桂林王將走全州式耜極陳桂

林形勢請留不許自請留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士
兼兵部尚書賜劍便宜從事平樂潯州相繼破桂林
危甚總督侍郎朱盛濃走靈州巡按御史辜延泰走
融縣布政使朱盛潮副使楊垂雲桂林知府王惠卿
以下皆遁惟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
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在焉王令兵部右侍郎丁元
華代盛濃御史魯可藻代延泰未赴而
大兵已于三月薄桂林以騎數十突入文昌門登城
樓瞰式耜公署式耜急令援將焦璉拒戰初永明王
為賊執璉率眾攀城上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璉負

王以行王以此德璉用破靖江王功命為參將及是
將戰璉部卒方出受餉不能集璉未甲趨至城下連
發矢殺二騎臂中矢拔鏃更射騎走徒步追之已部
卒漸集追數十里而還守三月璉功最多元華可傑
亦盡力剗將馬之驥在城外隔江發炮助作聲勢而
式耜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兩城壞吏士無
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無叛志援兵索餉而謀
式耜括庫不足夫人邵氏捐簪珥佐之既而璉兵主
客不和噪而去城幾破者數矣會陳邦彥等攻廣州
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璉亦復陽翔及平樂陳邦傳

亦由潯復梧州廣西再定式耜力也王聞捷大喜封
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元暉等進秩有差式耜初詣
王返全州不聽已詣還桂林王已許之會武岡破王
由靖州走柳州式耜復詣還桂林十一月

大兵自湖南逼全州式耜偕僑蛟拒却已梧州復破
王方在象州欲走南寧以大臣力爭乃以十二月還
桂林五年二月南安侯郝永忠駐桂林忠城外團練
兵盡破水東十八村殺戮無算與式耜構難式耜力
調劑永忠乃駐興安

大兵前驅至靈川永忠戰敗奔入桂林請王即日西

走式耜力爭不聽左右皆請速駕式耜又爭王曰卿
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耜為淚下沾衣王肅行永忠
即大掠擄殺太常卿黃太元式耜家亦被掠家人矯
騰蛟令箭乃出城日中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
掠城內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選等走永寧明日式
耜息城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周全湯兆佐
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騰蛟軍亦至三月

大兵知桂林有變未襲抵北門騰蛟督諸將拒戰城
獲全時王駐南寧式耜遣使慰三宮起居王始知式
耜無恙為泣下賜銀章曰精忠貫日閏三月廣東李

成棟江西金聲桓督叛

大清據地歸式耜請王還桂林王從成棟請將赴廣
州式耜慮成棟挾王自需如劉承引事力爭之乃駐
肇慶十一月永州寶慶衡州並復式耜以機會可乘
請王還桂林圖出楚之計不納慶國公陳邦傳守潯
州自稱世守廣西欲如黔國公例式耜特疏劾之會
中外多爭者邦傳乃止廣西巡撫魯可藻自署銜巡
撫兩廣式耜亦疏駁之式耜身在外政有關必疏諫
書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
大政自得與聞王為褒納而是時成棟子元引名朝

政知敬式耜表彭年丁時魁金堡等遂爭相倚附六年正月時魁等遂朱天麟不欲何吾錫為首輔召式耜入直以文淵印畀之式耜終不入也未幾賜蚊聲桓成棟相繼敗沒國勢獲大危朝士方植黨相角式耜不能禁七年正月南雄破王懼走梧州諸大臣訐時魁下獄式耜七疏論赦胡執恭之擅封孫可望也式耜疏稱斬之符不納九月全州破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城中耽酒色不出兵衛國公胡一青守榕江與寧遠伯王永祚亦懼不出

大兵遂入嚴關十月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餉榕江無

戍兵

大兵蓋深入十一月五日式耜檄印選出不肯行再
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縵寧伯蒲縵
寧武伯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
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勳請式耜上馬速走
式耜堅不聽叱退之俄總督張同敞至誓偕死乃相
對飲酒一老兵侍召中軍徐高付以勅印屬馳送王
是夕兩人東燭危坐黎明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
死久矣遂與偕行至則踞坐于地輸之降不聽坐于
民舍兩人日賦詩倡和得百餘首至閏十一月十有

七日將就刑從容蕭衣冠南向拜訖與同敵並死死
時雷電交作雪如大掌觀者莫不震駭同敵大學士
居正孫也吳炳宜興人萬曆末進士授蒲圻知縣崇
禎中歷官江西提學副使江西地盡失流寓廣東永
明王擢為兵部右侍郎從至桂林令以本官兼東閣
大學士仍掌部事又從至武岡

大兵至王倉猝奔靖州令炳扈王太子走城步吏部
主事侯偉時從之既至城已為

大兵所據遂被執送衡州炳不食自盡于湘山寺偉
時亦不屈死偉時公安人崇禎中進士歷官吏部考

功主事罷歸至是補官數月即遷難

堵循錫字仲緘蕪錫人崇禎十年進士除南京戶部
主中選部中遷長沙知府山賊掠安化寧鄉數敗官
官循錫督鄉兵破賊之又殺醴陵賊魁遂以知兵名
十六年八月賊陷長沙循錫朝覲還賊已退明年六
月福王命為湖廣叅政分守武昌黃州漢陽左良玉
稱兵總督何騰蛟奔長沙令循錫攝湖北巡撫事駐
常德唐王立拜右副都御史賈授巡撫李自成死衆
推其兄子錦為主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驟
至澧州言欲乞降衆號三十萬遠近大震循錫據撫

之騰蛟亦馳檄至乃賜入其營開誠慰諭稱詔賜高
氏命服錦一功蟒王金銀若揭其軍皆踴躍拜謝乃
即軍中宴之果以忠孝大義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
謂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負別部田見秀劉汝魁
等亦來歸唐王大喜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總制其軍手書獎勞授錦衛營前部左軍一功右軍
並掛龍虎將軍印封列侯賜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
他部帥封賞有差號其營曰忠貞封高氏貞義夫人
賜珠冠綠帶命有司建坊題曰淑贊中興嘉獎甚至
循錫遂與赤心等深相結倚以自強然赤心者疏猶

稱自成先帝高氏太后借錫不能止也已而袁宗第
劉體仁諸營先歸騰蛟者亦引與赤心合眾益盛借
錫以芻糧難繼令散處江北就食明年正月騰蛟大
舉期諸軍盡會岳州獨赤心先至餘皆遲過卒不能
進永明王立進借錫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順治四年永明王建疏永曆令赤心等攻荊州月餘
大兵援荊州赤心等大敗步走入蜀數日不得食乃
散入施州衛聲言就食湖南時王在武岡劉承引懼
為赤心所弄訂非借錫不能禦乃加東閣大學士封
光化伯賜劍便宜從事借錫疏請得給空勅鑄印頒

賜秦中舉兵者時頗議其害而遠方知南服猶有君
亦借錫力也承引欲殺騰蛟借錫劾其罪八月

大兵破武岡及贛虔常德辰沅借錫走永順土司尋
赴資陽抵遵義乞師于皮熊王祥又入施州請忠貞
營軍會楚宗人朱容藩偽稱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
擅夔州御史錢邦芑傳檄討之明年正月借錫見容
藩責以大義曉譬利害散其黨未幾金聲桓李成棟
叛我

大清以江西廣東附永明王於是馬進忠王進才曹
志達李赤心高必正等乘間取常德桃源澧州臨武

藍山道州靖州荆門宜城諸州縣進忠赤心必正皆
封公伯錫與進忠有隙令赤心必正爭進忠所取常
德進忠盡焚廬舍而去赤心等棄空城引而東所至
守將皆燒營棄城走湖南已復州縣為一空伯錫乃
率赤心等入湘潭與騰蛟會騰蛟令伯錫向江西而
自率進忠等向長沙六年正月兵方逼長沙騰蛟在
湘潭被執諸軍遂散赤心等入廣西緣道掠衡永柳
桂伯錫與胡一青守衡州戰敗走桂陽初赤心等入
廣西龍虎關守將曹志建惡其淫掠弄惡伯錫伯錫
不知也或說志建伯錫將召忠貞營圖志建志建夜

發兵圍循錫殺從卒十餘循錫及子逃入富川徭峒
志建索之急徭潛送循錫于監軍僉事何圖復間閩
達梧州會王遣大臣嚴起恒劉湘客去輯忠貞營至
梧而赤心等已走賓橫二州乃載循錫謁王于肇慶
志建遷怒圖復誘殺之閩門俱盡循錫至肇慶時馬
吉翔及李元引袁彭年等皆右柄各樹黨循錫乃結
歡于吉翔激赤心等東來與元引為難移書程式報
欲間元引託言王有密勅令已與式報圖元引王頗
不悅元引黨丁時魁金堽又論其喪師失地乃令總
統兵馬移駐梧州循錫以赤心等不足恃欲遣結孫

可望為強援。矯王命封為平遠王。時論皆不予。信錫
尋至潯州。憤恨發病。十一月卒。王贈為潯國公。謚文
忠。

章曠字于野。松江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授沔陽知
州。十六年三月。賊將郝搖旗陷其城。同知馬颺死之。
曠走免。謁總督袁繼威于九江。署為監紀。從諸將方
國安、毛憲、文馬進。忠王允成等復漢陽。武昌。巡按御
史黃澍令署漢陽。推官兼攝府事。承德。巡撫王揚基
令署分巡道事。明年四月。憲、文偕惠登相復德安。揚
基撤曠往守城。空無人。衛官十數人。賁印送賊將白。

旺曠收斬之日夕為傲侏居三月代者李藻至巡撫
何騰蛟檄曠署荆西道事曠去藻失將士心城復陷
給事中熊汝霖御史蔣有倫劾曠沔陽失城罪候訊
黃州用騰蛟荐令戴罪立功福王建號弘光左良玉
將犯闕騰蛟至長沙以曠為監軍副將黃朝宣者故
巡撫宋一鶴部將駐燕子窩騰蛟令曠召之未副將
張先壁屯精騎三千于淑浦復屬曠召之留為親軍
而以朝宣戍茶陵又令曠調劉承引兵于武岡會李
自成死其下劉禮仁郝搖旗袁宗第簡養成王進才
牛有勇六大部各擁數萬兵至騰蛟與曠計畫撫其

衆軍容大壯左良玉死其將馬進忠王允成無所歸
突至岳州偏沅巡撫傅上瑞大懼曠曰此無主之兵
可撫也入其營與進忠握手指白水為誓進忠等皆
從之進忠即賊中渠魁混十萬者也其時南京已破
大兵逼湖南諸將皆畏怯曠獨以斬獲功唐王擢為
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恢勅湖北曠有智畧行軍不
避鋒鏑身扼湘陰平江之衝湖南恃以無恐嘗戰岳
州以後軍不繼而還已又大戰大荆驛永明王建統
加兵部右侍郎長沙守將王進才與狼兵將率遇春
聞大掠而去騰蛟奔衡州曠亦走竄虞長沙遂失騰

蛟駐祁陽曠來會騰蛟以兵事屬曠而謁王武岡曠
移駐永州見諸大將擁兵聞警輒走桀鬱而卒上瑞
者武定人為武勇推官賊圍城遁走久之騰蛟薦為
長沙僉事又令攝偏沅巡撫事初騰蛟設十三鎮卒
為湖南大害唐王時用騰蛟薦擢右僉都御史實授
偏沅巡撫性反覆棄騰蛟如道武岡破

大兵逼沅州上瑞即出降踰年與劉承引並誅死

嚴起恒浙江山陰人崇禎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
員外郎中廣州知府遷銜永兵備副使民懷其德閉
城不使去上官慰諭乃得行十六年張獻忠陷湖南

吏民悉遁竄起恒獨堅守永州賊亦不至左良玉犯
關總督何騰蛟奔長沙集僚屬盟誓起恒與馬唐王
時擢戶部右侍郎總理湖廣錢法永明王立令兼督
湖南軍餉

順治四年永明王建疏永曆駐武岡拜起恒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仍領錢法王定靖州起恒從不及
避難萬村已知王在郴州間道往從之留守大學士
瞿式耜詣王返桂林起恒亦從之復從至柳州南寧
李成棟反

大清以廣東附于王起恒乃從王至肇慶與王化澄

未天麟同入直時朝政決于成棟子元引都御史袁
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五
人附之攬權植黨人目為五虎起恆居其間不能有
所匡正已而化澄天麟相繼罷舊輔何吾騶黃士俊
入未幾吾騶罷士俊為首輔起恆次之起恆深廉遇
事持平與文安侯馬吉翔司禮中官龐天壽共患難
久無所忤而五虎憾起恆競誣為邪黨王在梧州尚
書吳貞毓等十四人合疏攻五虎下湘客等獄欲真
之死起恆顧跪王舟力救貞毓等并惡之乃請召還
化澄而令攻起恆給事中雷德復劾其二十餘罪比

此嚴高王不悅奪德復官起恒力求罷王挽留之不
得放舟竟去會勅國公高必正入朝身羸欲藉其力
以傾起恒言朝事壞于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見
請除君側奸數言決矣必正許之有為起恒解者謂
必正曰五虎攻嚴公嚴公反力救五虎此長者奈何
以為奸必正見王乃力言起恒虛公可任請手勅邀
與俱還文安之入朝起恒讓為首輔桂林破從王奔
南寧先是孫可望據雲南遣使乞封王天麟議許之
起恒持不可後胡執恭矯詔封為秦王可望知其偽
遣使求真封起恒又持不可可望大怒至是知王搆

遷遣其將賀九儀張勝等率勁卒五千迎王至南寧
直上起恒舟怒日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
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豈有隆恩若名問此事是扶
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于江遂殺給事
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追殺兵部尚書楊鼎和于兗
畬閔皆以阻封議故時

順治八年二月也起恒既死屍流十餘里泊沙渚間
虎負之登崖墜于山麓九儀等聞驚悸累日

朱天麟字游初崑山人舉崇禎元年進士授饒州推
官屢攝屬邑事皆有惠政考選入都貧不能行賂擬

授部曹帝御經筵講官並為稱屈及臨軒親試乃改
翰林編修十七年正月奉命祭淮王抵山東而京師
陷及南都破走福州唐王擢少詹事署國子監事天
麟見鄭芝龍跋扈乞假至廣東聞汀州變又走廣西
入安平土州

順治四年永明王居武岡以禮部右侍郎召天麟疏
請王自將為前鋒倡率諸鎮毋坐失事機辭不至明
年王在南軍擢禮部尚書尋拜東閣大學士天麟請
親率土兵畧江右不聽乃趨謁王會李成棟反

大清從王至潯州而潯帥陳邦傳請世守廣西如黔

國公故事天麟擬旨不允拜傳怒以慶國公印尚方
劍擲天麟舟中要必得仍執不允已而成棟奉王駐
犖慶天麟謂機可乘復勸王亟頒親征詔規取中原
王優詔答之不能行也當是時朝臣各樹黨從成棟
至者曹暉耿獻忠洪天擢潘曹緯毛甌祥李綺自誇
反正功氣凌朝士從廣西尾行至者天麟及嚴起恒
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
許兆進張孝起自恃舊臣詆曹耿等嘗事異姓久之
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李用楫及堵
得錫王化澄萬朝程源郭之奇皆內結馬吉翔外結

陳邦傳主楚者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金堡
皆外結翟式報內結李元引元引者惠國公成棟子
為錦衣指揮使進封南陽伯極大權彭年等倚為腹
心勢張甚彭年嘗論事王前語不避王責以君臣之
義彭年勃然曰倘向者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
君臣義安在王變色大惡之彭年等謀攻去吉翔邦
傳權可獨擅也而堡甫居言路有鋒氣乃疏陳八事
劾慶國公邦傳十可斬文安侯吉翔司禮中官龐天
壽大學士起恒化澄與馬起恒化澄乞去天麟奏留
之堡與給事中時魁等復相繼劾起恒吉翔天壽無

己太后召天麟而諭武岡危難賴吉翔左右令擬旨
嚴責堡等天麟為兩解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輩怒
不止王知群臣水火甚令盟于太廟然黨益固不能
解明年春邦傳許堡官臨清嘗降流賊受其職且請
堡為己監軍天麟因擬旨譏堡堡大憤時魁乃鼓言
官十六人詣閣欲天麟至登殿陛大拜棄冠擲印而
出王方坐後殿與侍臣論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于
衣急取還天麟所擬旨而罷天麟遂辭位王慰留再
三不可陸辭叩頭泣王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初時
魁等謂擬旨出起恒欲入閣殿之是日起恒不入而

天麟獨自承逆移怒天麟逐之去并逐其弟為行人
兩子為御史中書舍人者天麟移居慶遠王化澄貪
鄙無物望亦為時魁等所攻碎冠服辭去王乃召何
吾騶黃士俊入輔未幾吾騶亦為怪等排去獨士俊
起恆在乃復召天麟天麟不至拜疏言今國勢累卵
路人皆知而建言者絕不問瑣屑一人一事掉頭以
爭曰戒古遺直也今而後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執
為極重大事而獨使主上憂社稷其意復為怪等發
也怪等既連逐三相益橫每闌入閣中授閹臣以意
指王不得已建文華殿于正殿旁令閹臣侍坐擬寺

以避之而堡尤負強五磬堵借錫自湖南入朝堡劾
其喪師棄地孫可望遣使乞封王堡七疏爭又面責
借錫昵李赤心及可望所遣使胡執恭擅封可望為
秦王堡請斬以正國法又連劾兵部侍郎萬翱程源
禮部侍郎郭之奇戶部尚書吳貞毓貞毓等欲排去
之畏元引為援不敢發七年春王赴梧州元引留肇
慶陳邦傳遣道兵入衛貞毓之奇翱源乃合諸給事
御史劾彭年湘容時魁堡正發祀持朝政罔上行私
罪王謂彭年反正有功免議下堡等獄堡又以語觸
忌與時魁並謫戍湘容正發贖配追貶王乃再召天

麟天麟疏言年來百兩構爭盡壞實事昔宋高宗航海猶有退步今則何地可退當奮然自將文武諸臣盡擐甲胄臣亦抽筒丁擇土豪募水手經畧嶺北湖南為六軍倡若徒責柔擬以為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乎時

大兵日逼王心然其言卒不能從召天麟入直進官而已未幾廣州桂林皆失王奔南寧明年

大兵益逼孫可望請王赴雲南初起恒持可望封天麟及王化澄獨謂宜許及可望使至天麟力請從之諸臣以起恒被殺故皆不可天麟乃奉命經畧左右

兩江土司以為勤王之助兵未集

大兵逼南寧王倉皇出走天麟扶病從之明年四月
抵廣南王已先駐安龍天麟病劇不能入覲卒于西
坂村

王錫衮祿豐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崇
禎中累官少詹事十三年擢禮部右侍郎明年秋尚
書林欽楫出視孝陵錫衮以左侍郎掌部事請祀吳
興弼羅倫章懋呂柟蔡清陳真晟王良羅洪先鄧守
並羅欽順顧憲成于學宮不果帝禁內臣干預外政
勅禮官稽先朝典制以聞錫衮等併列諸監局職掌

而不及東廠提督內臣王德化言東廠之設始永樂十八年國朝典彙可據禮官廢議不及請解臣職停廠不設錫衮等言典彙雖載此條但係下文箋註不見正史會典則據成化十二年閩臣萬安奏東廠之設自文皇迄今五十六年因而抹入臣等以正史無文故不敢妄引帝不聽錫衮復抗疏請罷廠亦不允二月帝再耕藉田錫衮因言頻歲旱蝗三餉疊派請量除加征嚴核盜餉俾農夫樂生又以時方急才請召還故侍郎陳于壯顧錫時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乞免責道周永茂諸人卒以次登用帝納真人張

應京言如尊天地水三官為大帝應京又請諭中外一體尊奉慶賀錫袞言三官號不經且邇來游惰奸民多竄入白蓮無為諸教所在充塞若斯慶賀害不可勝言并請斥逐應京用清輦轂不納給事中沈惟培請增天下解額錫袞因言南畿浙江人文更盛宜倍增又言舉人不第有三十年不錫選者宜定制數科不售即令入官從之欲楫還朝錫袞調吏部尚書李日宣下獄遂掌部事帝頗信佛教恒蔬食錫袞疏諫帝嘉其寯愛于規進秩一等疏劾河南巡按龐雲京運籌無效請以監軍御史王漢代之報可尋尚書

鄭三俊至乃解部務直講筵十六年憂歸唐王立拜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永明王立中前命皆不至
土酋沙定洲作亂執至會城苑草錫袞疏上永明王
言定洲忠勇請代黔國公鎮雲南疏既行以葉示之
錫袞大恨懇上帝祈死居數日幽憤卒

陳子壯字集生南海人萬曆四十七年以進士第三
人授翰林編修天啓四年與浙江鄉試發策刺奄監
魏忠賢怒假他事削子壯及其父吏科都給事中照
昌籍崇禎初起子壯故官累遷禮部右侍郎尚書李
康先罷子壯署部事流賊犯皇陵帝素服召對廷臣

子壯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詔激發忠義
帝納之乃會諸臣列上蠲租清獄使過宥罪等十二
事時以周唐二王奏違治巡按御史及監司守令數
人子壯慮諸王勢重有司不能舉職抗疏爭不納新
尚書黃士俊至子壯解印務帝以海內多故思廣羅
賢才下詔援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驗
授職子壯慮為民志力陳五不可會唐王上書歷引
前代故事詆子壯遂除名下獄言官既救不聽坐贖
從歸久之廷臣交薦給事中姜埰劾其附邪黨逆帝
不從起故官協理詹事府未上京師陷福王立起禮

部尚書至蕪湖南京亦失守乃歸時桂王常瀛避難
梧州子壯謂王神宗子宜立總督丁魁楚方集衆議
而唐王聿鍵自立于福建議遂寢唐王召相子壯以
前議宗室事有宿憾辭不行

順治三年冬大兵下汀州桂王子永明王監國于肇
慶蘇觀生又議立唐王聿鏞子壯阻不得退居邑之
九江村永明王自立授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
書總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會

大兵入廣州聿鏞死于壯止不行明年春張家玉陳
邦彥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先後舉兵子壯亦以

八月起兵九江村兵多蛋戶番鬼善戰乃與邦彥約
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等為內應事洩可觀
等皆死子壯駐五羊驛為

大兵擊敗走還九江村長子上庸陣沒會故御史麥
而炫破高明迎子壯以故主事朱實運攝縣事實運
子壯邑子也九月

大兵克高明實運戰死子壯而炫俱執至廣州受極
刑死子壯母亦自縊永明王贈子壯番禺侯謚文忠
廢子上圖錦衣衛指揮使而炫字章閣高明人由進
士歷上海安肅知縣唐王時為御史實運字子潔由

舉人歷官刑部主事

張家玉字元子東莞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庶吉士
李自成陷京師被執不能死上書自成請旌已門為
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之廬而褒恤范景文周鳳翔
等隆禮劉宗周黃道周尊養史可程魏學濂自稱啟
人從周願學孔子稱自成大順皇帝自成怒召之入
長揖不跪縛午門外三日復脅之降林以極刑卒不
動自成曰當磔汝父母乃跪時其父母在嶺南家玉
遽自屈人咸笑之賊敗南歸阮大鹹等攻家玉薦宗
周道周于賊令收人望集群黨家玉遂被逮明年南

都失守脫歸從屠王入福建擢翰林侍講監鄭彩軍
出杉關謀復江西解撫州之圍

順治三年春風聞

大兵至彩即奔入閩家王走新城

大兵來攻出戰中矢墮馬折臂走入閩令以右僉都
御史巡撫廣信廣信已失請募兵惠潮說降山賊數
萬將赴贛州惠會

大兵克汀州乃歸東莞四年永明王建瓖永曆家王
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攻東莞城知縣鄭霖降乃籍
前尚書李覺斯等皆以揭士甫三日

大兵至家玉等敗走奉表永明王進兵部尚書無何
大兵來擊如璜戰死家玉走西鄉祖母陳母黎妹石
寶俱赴水死妻彭被執不屈斷支體死鄉人殲馬西
鄉大豪陳文豹奉家玉取新安襲東莞戰亦岡未幾
大兵大至攻數日家玉敗走欽岡文豹等皆死覺斯
怨家玉甚發其先壘毀及家廟盡滅家玉族村市為
墟家玉過故里號哭而去道得衆數千取龍門博羅
連平長寧攻惠州克歸善還屯博羅
大兵來攻家玉走龍門復募兵萬餘人家玉好擊劍
任俠多與草澤豪士游故所至歸附乃分其衆為龍

虎犀象四營攻據增城十月

大兵步騎萬餘來擊家玉三分其兵犄角相救所深
竅高崖自固大戰十日力竭而敗被圍數重諸將請
潰圍出家玉嘆曰天盡砲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
戰無人天明坐受縛矣大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已
壞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人手哉因通拜諸將
自枝野塘中以死年三十有三明年永明王贈家玉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謚文烈其父
兆龍猶在以子爵封之

陳邦彥字令斌順德人為諸生意氣豪邁福王時詣

闕上政要三十二事格不用唐王聿鍵讀而偉之既
自立即其家推監紀推官未任舉于鄉以蘇觀生薦
改職方主事監廣西狼兵援贛州至嶺聞汀州變勸
觀生東保惠潮不聽會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監國
于肇慶觀生遣邦彥入賀王因贛州破懼遁已西走
梧州邦彥甫入謁而觀生別立唐王聿錡于廣州邦
彥不知也夜二鼓王遣中使十餘輩召入舟中王太
后垂簾坐王西向坐魁楚侍語以廣州事邦彥請急
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命南雄劄卒取韶制粵東
十郡之七而委其三千唐王代我受敵從而乘其敵

王大悅立擢兵科給事中賚勅還諭觀生抵廣州聞
使臣彭耀被殺乃遣從人授觀生勅而自以書曉利
害觀生猶豫累日欲議和會聞永明王兵大敗不果
邦彥遂變姓名入高明山中

順治三年冬十二月大兵破廣州觀生死列城恚下
邦彥乃謀起兵初贛州萬元吉遣族人萬年募兵于
廣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失龍等無所歸聚
甘竹灘為盜他潰卒多附至二萬餘人總督朱治澗
招降之既而孫歸四年春

大兵定廣州克肇慶梧州敗走治澗殺魁楚前驅抵

平樂永明王方自梧道平樂走桂林勢危甚邦彥乃
說龍乘間圍廣州而已發高州兵由海道入珠江與
龍會且遺張家玉書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海
平間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于彼也家玉以
為然然龍卒故無紀律

大兵自桂林還救揚言取甘竹灘龍等顧其家輒退
邦彥亦却歸既而遣門人馬愿芳會龍軍取順德無
何

大兵至龍戰敗應芳被執赴水死四月龍再戰黃連
江亦敗沒

大兵攻家玉于新安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徇下江門據之初廣州之圍

大兵知謀出邦彥求其家獲妻何氏及二子辱逼之為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妻辱之于殺之身為忠臣義不顧妻子七月與陳子壯密約復攻廣州子壯先至謀洩將引退邦彥軍亦至謀伏兵禺珠洲側伺大兵還救會城而縱火以焚舟子壯如其計果焚舟數十

大兵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旂幟疑皆敵舟也陣動

大兵順風追擊，遂大潰。子壯奔高明，邦彥奔三水。八月，清遠指揮白常燦以城迎邦彥，乃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嬰城固守。邦彥自起兵，日一食，夜則坐而假寐。與其下同勞苦。義軍起者數十，邦彥最强。常分兵救諸營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見學熙，縊拜哭之。旋被執，饋之食，不食。繫獄五日。賦詩不輟。九月二十八日，極刑而死。監刑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其面，驚悸數日死。邦彥死之日，子壯被執，踰月，家玉亦自沉。三人者，事雖無成而牽制。

大兵永明王籍以暫安乃贈邦彥兵部尚書謹志
歷子錦衣指揮蘇觀生者字宇霖東莞人也年三十
始為諸生崇禎中由保舉授蕪極知縣總督范志完
薦其才進永平同知監紀軍事尋遷戶部員外郎十
七年京師陷脫還南京進郎中催餉蕪州明年五月
南京破走杭州會唐王聿鍵至觀生謁王王與語大
悅聯舟入福建與鄭芝龍鴻逵兄弟擁立王稱尊號
擢翰林學士旋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設儲賢館分
十、二科招四方士令觀生領之至者多庸流王亦厭
而罷其事觀生矢清操稍有文學而時望不屬王以

故人恩眷出廷臣右乃起拜東閣大學士泰機務觀
生數贊王出師見鄭氏不足有為且事權悉為所握
請王赴贛州經畧江西湖廣王議遣觀生先行明年
加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便宜
從事監司副將以下得宥生殺予奪親祖于殿門賜
銀章曰天賜忠臣觀生乃赴贛州大徵甲兵餉不繼
竟不能出師時

順治三年三月大兵破吉安總督萬元吉乞援觀生
遣二百人往元吉令協守綿津灘遇
大兵潰走元吉乃逆還贛州

大兵遂圍城觀生走南康贛人數告急不敢援六月
大兵退屯水西觀生發三千人助贛守久之他將戰
敗九月

大兵再攻贛州三千人皆引去時觀生移駐南安閩
中急不能救王被難汀州贛州亦破觀生乃退入廣
州監紀主事邦彥勸觀生疾趨惠州漳泉兩粵可
自保觀生不從會丁魁楚等將立永明王觀生欲與
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欲定策功慮其以舊相居已
上拒不與議呂大器亦以其非兩榜叱辱之觀生愠
甚適唐王弟聿錫嗣為唐王者與大學士何吾驥自

聞至南海閩提先番吳梁朝鍾首侶兄終弟及議觀
生遂與吾騶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
等以十一月二日擁王稱尊號改明年元為紹武以
都司署為行宮即日封觀生建明伯掌兵部事進吾
騶等秩權提先吏部尚書旋與元鏡應華道唯並拜
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時倉粹舉事治宮室服御鹵
簿通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日除官數千褫服皆假
之優伶市人傳以為笑永明王監國聲慶遣給事中
彭耀主事陳嘉謨賁勅往諭耀順德人過家拜先廟
託子于友人至廣州以諸王禮見併陳天潢倫序及

監國先後語甚切至因歷欲觀生諸人觀生怒執殺
之嘉謨亦不屈死乃治兵日相攻以番禺人陳際泰
督師與永明王總督林佳鼎戰于三水兵敗復招海
盜數萬人遣大將林察將十二月二日戰海口斬佳
鼎觀生意得務粉飾為太平事而委任捷先及朝鍾
捷先由進士歷官監司小有才便筆札朝鍾舉于鄉
善談論決旬三遷至祭酒有楊明競者潮州人好為
大言競稱精兵滿惠潮間可十萬即特授惠潮巡撫
朝鍾語人內有捷先外有明競強敵不足平矣觀生
亦器此三人事必咨之又梁鑿者妄人也觀生才

之用為吏科都給事中與明競大納賄賂日薦用數十人觀生本乏猷略兼總內外任蓋昏瞽招海盜資捍禦其衆白日殺人懸肺腸于貴官之門以示威城內外大擾時

大兵已下惠潮長吏皆降附即用其印移牒廣州報無警觀生信之是月十五日王視學百寮咸集或報大兵已逼觀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報安得遽至此妄言惑衆斬之如是者三

大兵已自東門入觀生始召兵持戟兵精者皆西出倉猝不能集觀生走鑿所問計曰死爾後何言觀生

入東房鑿入西房各拒戶自縊觀生慮其詐稍留聽
之鑿故柁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觀
生信為死遂自經明日鑿獻其屍出降朝鍾聞變赴
池為鄰人救出迄自到死王方視學閱射急易服跣
垣匿王應華家俄縫城走為追騎所獲積之食不受
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地下投環而絕吾
賜應華等悉降

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樞吏
部稽勲主事更歷四司乞假歸以邑城庠惠倡議修
築工甫竣賊至佐有司拒守城獲全詔增秩一等出

為閩南道叅議遷固原副使巡撫丁啓睿檄大器討
長武賊用穴地火攻法滅之尋遷湖廣叅政以陝西
撫按請留命還任十四年權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總兵官柴時華賄先任巡撫劉鎬因脅持之鎬坐去
官憤死大器劾時華諸不法事解其職立遣副將王
世寵代之時華欲為變乞兵西部及土番番其使為
邏卒所獲大器令世寵討敗時華及西部時華自焚
死塞外爾迭尼黃台吉等擁衆乞賞謀犯肅州守臣
拒遣之而假賞搗名毒飲馬泉殺其衆無算大器以
此獲叙齊卿者為亂遣總兵官馬燠督副將世寵等

斬首七百餘級撫三十八族而還又擊敗其餘黨而
陸路定十五年六月擢兵部添注右侍郎大器負才
性剛躁善避事見天下多故懼當軍旅任力辭五不
堪四不可且投揭吏科言己好酒色財必不可用給
事中馬嘉植方士亮交劾之且劾為陳新甲私人帝
趨令入京說稱疾不至嚴旨切責亦不至給事中郝
綱劾其妄卧丘園不知有君國乃命所司察奏明年
三月始至命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
河北軍務大器既辭且辨非新甲黨給事中龔鼎孳
御史王燮復劾之帝為鵠二人秩時幾輔未解嚴大

器及諸將和應荐張汝行馳扼順義牛欄山總督趙
先忭集諸鎮師大戰羅山調應荐汝行往應荐陣亡
他將亦多敗大器所部無失事增俸一等五月以保
定息警罷總督官特設江西湖廣應天安慶總督駐
九江大器任之湖北地已失武昌亦失左良玉駐九
江稱疾不進疑大器圖已大器請榻前與慰勞疑稍
釋而張獻忠大瀾河南分兵陷袁州吉安大器亟遣
部將謝騰雲李士元及良玉將吳學禮馬進忠連破
之樟樹鎮峽江永新二郡皆復已而建昌撫州陷良
玉大器不和兵私鬪焚南昌閩廂廷議恐壞疆事改

大器兵部右侍郎以袁繼威代十七年四月尚書史
可法聞賊犯京師督兵入衛方抵江浦都城報爾南
京諸大臣議所立大器時掌禮兵二部事入錢謙益
雷縉祚等言主立潞王議未定而馬士英已與諸將
劉澤清等擁福王至及王立遣大器吏部左侍郎遵
以異議絀恒自危六月上疏力攻士英言其擁兵入
朝醜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阮大鍼中樞其
予以重奩為都督女婿之夫未獲行陣授總戎姻婭
越其杰田仰楊文驄皆先朝罪人盡登撫仕亂名器
夫吳姓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亮直終為

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誠臣不謂無一枝長而邪曰
邪惡終為宗社無窮之禍疏入勅以和衷體國而已
不能用也未幾澤清入朝劾大器及續祚心懷異圖
大器遂乞休去慮後禍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
然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籍起擢
沾左都御史復命法司逮治大器以蜀地盡失無可
踪跡而止而謙益誦士英大誠得為禮部尚書獨續
祚論死明年唐王召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道
梗久之至汀州失奔廣東與丁魁楚等擁永明王監
國令以原官兼掌兵部事久之進少傅蓋督西南諸

軍代王應熊賜劍便宜從事至涪州與將軍李占春
深相結他將楊展于大海胡雲鳳袁翰武大定譚弘
譚詣譚文皆受約束會宗室朱容藩自稱天下兵馬
副元帥大器檄占春大海雲鳳討殺容藩大器至思
南得疾次都勻而平王猛為文肅

論曰騰蛟式耜諸人以白面書生招集殘旅崎嶇患
難誓盡瘁以終然定傾扶危赤手締造實非其任也
當斯時也皆竊彈丸救死不遑猶皇皇結黨營私朝
爭暮鬪廟堂之五虎又見吳楚之二黨復分此何如
境界而尚暇為此金堡吳貞毓之徒可得謂之有人

性乎乃如之人而欲矯語康濟曰我將弘彝中夏報
復大仇三尺童子且嫻笑之矣况又兩藩爭立同室
操戈自相戕賊以交歸于燼室非天寶廢之構茲叢
孽乎與亂同事固不亡况又加甚焉如之何其不殲
且盡也